通志堂經解

口 12
1411
191

12
1411
191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周書

酒誥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

史記殷本記曰紂好色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大聚樂戲于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於其間爲長夜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爲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則知紂之所以肆志於民上而恣其淫慾百姓離散而

無復有愛上之誠諸侯攜貳而無復有尊王之義者惟其為長夜之飲故也則商之禍豈不自於酒乎五子之歌引皇祖之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晏子之告齊景公有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紂為長夜之飲可謂酣酒矣可謂樂酒無厭矣安得而不亡哉紂既沈湎于酒則其臣其民皆翕然而化之習以成俗武王之誓師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是也案傳記所載紂醉而忘其日辰甲子問左右皆不知問於箕子箕子曰為天下主而一國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吾獨知之吾其危矣亦辭以醉而不知以是觀之則紂之時君臣上下無非沈湎之人也紂既以是覆宗絶祀矣而其餘習猶存成王既以殷之餘民封康叔于衛則將使敷仁義之教以革貪頑之俗其所以不美者以酒為之禍故耳將遏其禍源以反正此酒誥之所以作也蓋此三篇之作雖主於誥康叔而其誥之也正當夫新作大邑而四方和會之時蓋欲斯民傾耳而聽作其善心以改過遷善也然此三篇雖皆所以誥康叔而史官之命名則惟取此字以為簡冊之

別耳不可以一例拘也上篇既以康叔加康字於誥字之上以志其篇使此篇亦以康叔之故而以康叔名之則何以爲簡冊之別哉惟此篇之所言者殷民嗜酒之俗不可以不革故以酒誥名其篇也或取其所告之人或取其所述之事皆其一時史官之旨而已矣非有他義也妹邦者漢孔氏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某案鄘國風桑中詩曰沫之鄉矣沫之北矣沫之東矣此所謂妹即詩之所謂沫也唐孔氏曰妹爲紂都故名妹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紂都朝歌即妹也則妹與朝歌一也成王既以遺民封康叔則康叔之所都者

正紂之故都沫邦也沫邦之人莫不染紂之化沈湎于酒故周公之誥康叔則使之明施教命於此沫之國而戒之也穆考者文王於廟次爲穆也古者宗廟之制自太祖而下一昭一穆父爲昭子爲穆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周以后稷爲太祖自不窋始爲昭傳而至於文王則當爲穆也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王之昭也蓋虢仲虢叔文王之弟也王季爲昭故虢仲虢叔與文王同爲穆也文王既爲穆矣故十六國與武王同爲昭也是知穆考者蓋推其世次而稱之

也王氏謂誥嶽誥教以敬事故曰穆考夫以穆爲敬則與康誥之稱丕顯考同而詩又有穆穆文王之語其說亦通然不若先儒以爲昭穆之穆爲不貴辭也至於王氏又曰言文王克明顯民曰丕顯考言文王誥嶽誥教臣民以酒則曰穆考此則鑿矣

肇國在西土厥誥嶽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言文王始有國在於西土也周自后稷始封于邰公劉遷于邠大王遷于岐則其國於西土也舊矣而以爲肇國在西土者漢孔氏曰西土岐周之政其意謂文王治岐後遷于豐故以肇國爲岐周之

政而薛氏之言尤爲明白曰文王自大王王季有西土之國則其詰戒臣民如此也庶邦者諸侯也庶士者衆士也少正者官之副貳也正爲官之長少正則副之矣周官曰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攸陳其殷置其輔此言庶士周官之所謂殷也此言少正周官之所謂貳也御事者凡治事之臣也言文王之始有國則詰戒諸侯衆士以至於官之副貳及凡治事之臣朝夕之間每諄諄而戒勑之曰唯祭祀則可飲此酒也詰戒者詰之而使戒慎不忘也文王諸侯耳庶士而下皆其在朝之臣也詰之可也而亦及於庶邦者唐孔氏謂文王爲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告戒庶國也此說是也文王所以朝夕之間諄諄告戒非祭祀則不可飲酒者蓋以天之降命於我始使爲酒者惟以大祀故也非大祀而用之則非天之所以降命之本意矣唐孔氏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必本之天此說是也蓋天以是而命人人則斟酌而裁成之故先王設爲酒正之官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以辨其五齊三酒之名於祭祀共之以實八尊凡以奉天之命而已當夫仲冬之月百穀順成則命夫大

首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其所以順時令以致其謹者夫豈爲口腹之故哉良以交神明於幽冥之中故内盡其志外盡其物無所不致其謹也惟其天之降命也始使人造爲酒醴以奉祭祀苟能專心致意於報本反始而不以奉其口腹之欲則神之聽之錫汝以百福矣苟爲淫酒荒亂移夫所以事鬼神者以爲一已之奉則所以事鬼神者以爲一已之奉則天降威以罰之也爲民而至於大亂以喪其德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者無非以酒爲行也爲諸侯而有邦無小無大皆底於滅亡以覆宗絶祀者無非以酒爲罪也以酒爲行者言其嗜酒而以是爲所行之行也爲民而至於喪德爲君而至於喪邦未有不由於酒者則自庶邦以至御事其可不慎哉酒者人之所爲也而以爲天之降命民以酒爲行而喪德君以酒爲辜而喪邦皆其自作之孽也而以爲天之降威者蓋古人之於其事之成敗未有不歸於天蓋以爲非人力之所能致者其曰天降命亦猶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也其曰天降威者亦猶曰天降喪亂天降滔德也蓋昊天曰明及爾游衍天雖高高而在上而人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天雖高高而在上而人之起居動作未有不與之俱者則人之所爲孰非

天之所爲哉惟酒之禍至於如此其極故文王誥
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也小子民之子孫也有
正者有官長以治之有事者各有其事也陳少南
曰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敢飲如此則常乎酒
者無有也此說是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蓋使斯民
終日無所用其心則非僻之心入矣故博奕雖爲
藝之賤亦愈於無所用心也是以欲使之不耽乎
酒非使人各有其事則不可然民不能皆趨事而
服勤也又在乎有正以督之此文王告教其民之
道也有事者即下文所謂藝黍稷奔走服賈是也夫

無常酒者非不飲也蓋不可非所當飲而飲之於庶國之飲者惟因祀賜胙而已因祀賜胙而飲之則其所飲者不以爲常矣雖其所當飲苟飲之而醉則與夫不當飲而飲者其爲酣之惡一也故惟以德將之則豈至於醉而亂哉詩曰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夫未醉之初與夫既醉之後其威儀之在身若二人之所爲則豈可不以德將之哉故惟在於使民迪遵其小子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惟天地所生之物無不愛焉則其心善矣漢文帝之詔曰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爲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

乃爲酒醪以糜穀者多與夫糜費五穀以供淫湎之欲則於土物不愛矣大亂喪德職此之由心何自而臧乎若有愛物之心則不爲物所誘以失其天性此心之所由臧也惟民當以是而迪其子孫使不以酒之故自暴自棄其身以及其親爲小子者當以祖考之心爲心聰聽其彝訓曉喻而佩服之則於小德大德率皆惟亦一矣夫其未醉之時其威儀如此既醉之時其威儀如彼則其德二三矣故無彝酒者德之無所不一也越小大德者言其德無不一也自此以上既言文王之宅西土外而庶邦内而小子皆諄諄然而告敎之惟恐其流

而爲淫湎之行也自此以下則使康叔遵文王之舊以率其臣民也言汝妹土之民當竭其股肱之力相承不絶以爲此純一之德播種黍稷奔走服勞以事其父兄及其田畝既畢則以農隙之時始牽車牛遠行服賈以其贏餘孝養其父母其居閭里則竭力耕耘其在道路則盡心於貿易乃以爲其親而已故其父母莫不慶善則自洗潔以厚致用酒也周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六曰商賈阜通貨財今此既藝黍稷而又遠服賈則其民無遺力矣夫天之命民以爲酒者蓋使其奉祭祀而致其孝而已今致用酒以養父母是亦孝

也觀七月之詩既言其終歲勤動而有于耜舉趾之勤則爲之言其間暇逸樂以盡其孝敬者而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蓋古人所以敦厚風俗而作其和順之心者正在於此則以是而飲酒豈爲過哉庶士有正者言其有正而統之也庶伯君子者伯長也君子謂長之賢者既言妹土之民當盡其爲民之事然後可以飲則爾庶士有正庶伯君子亦當盡其爲臣之事則以之飲酒可以無愧矣爾當常聽朕教隱之於心而不忘大能進德以至耆老之年則惟君使爾得以飲食醉飽也蓋先王養老之禮執爵而酬執醬而饋凡以致其醉飽耳爾

之進德豈惟一身之醉飽而已哉卿大夫以守其宗廟爲孝士以守其祭祀爲孝故大惟曰汝能永自觀省造次顛沛未嘗暫忘作而稽於中德未嘗過差則爾庶幾能饋祀於祖考爾乃自助而用逸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天亦順汝之大德而眷祐之永不忘在王家矣夫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以酒爲之禍故天降威則克永觀省作稽中德者天安得而不若之乎蓋天之難謀而禍福吉凶之報如影響然未嘗有毫釐之差也何以知天之若之也不忘於王家是若之也庶士有正庶伯君子皆康叔之臣也而已爲王正事之臣又以王家

爲言者亦猶北門之詩言王事靡盬也此篇之所言者既以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酒爲之禍惟欲其愛土物以一其德此文王之所以告戒其臣民者既而又使妹土之民自洗腆致用酒其臣飲食醉飽者豈惟禁之而又開之耶蓋飲酒者人情所不能免也先王豈惡之哉所惡於飲酒者爲其無德以將之也使其有德以將之耕耨服賈以致其孝養自永觀省以稽中德則其飲酒也夫何不可哉此固先王之所宜樂也人亦有言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卒乎亂苟縱飲而莫之禁則人孰不曰吾有德以將之耶此酒誥之

所以丁寧切至懼其至於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以陷於紂之餘習也亦猶好貨不可爲也如其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則何嫌於好貨好色不可爲也如其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何嫌於好色蓋咈人情之所不欲而強之則難爲力順人情之所欲爲而導之則易爲功衛之遺民習於淫湎之化故以飲食醉飽自洗腆致用酒而誥之蓋謂汝苟能以德而將之矣我豈強禁之哉此成王周公之所以爲善教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

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
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
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君仲

先王之所以享天休命緜緜延延以爲社稷無疆
之慶者豈惟修之於身動容周旋莫不中禮而無
有沈湎淫泆之過哉蓋其訓誥之所啓迪教化之
所漸被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無不翕然而從之此
治道之所以大成而天命之所以永享也我文王
之在西土其於邦君庶士少正御事之臣則以祀
茲酒而誥戒之其於小子則以無彝酒而告教之
凡以輔之而納之於善也蓋民受衷於天以生莫
不有自之性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惟其因物有
遷而已故必有以輔之而後知自返也此所棐徂
之棐輔也正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也徂往也往

曰之邦君及治事之臣以至民之子孫皆謂文王之世也自成王之時而視文王則爲往日矣文王以道輔翼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皆庶幾能聽用其教惟祭祀之禮方用之而燕飲不厚於酒風俗淳一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天所以眷顧有周俾代殷而受命奄有天下以至於今日也夫文克受殷之命其事可謂大矣而推本其由則自善教美化有以輔翼衆國及其臣民不腆于酒成王之意蓋謂汝康叔既已分茅錫土以君殷之餘民將欲祈天永命社稷血食子子孫孫繼繼承承與我周家相爲終始者亦惟在此而已汝苟能優游漸磨使以訓迪其臣民深耕遠賈而後有洗腆用酒之慶作稽中德而後有飲食醉飽之效乎居無事未嘗留意於酣樂之娛則不惟可以丕變舊俗擴然一新也汝遂可以克享天心不爲天命之所斷棄可以永爲周之藩臣也古之教者禁於未發謂之豫方其未成人而教固已行矣發而後禁則將扞格而難勝雖以刑驅之而猶不從也成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曰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穆王訓夏贖刑有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之所宜知而亦以告於幼子童孫三代風俗所以純一

忠厚者惟其輔翼而教養之者有此具也文王之
教其民有正有事使之無彝酒自其爲小子之時
故雖小子而尚克用教矣此所以入之深而無不
信也既言文王之所以教其民者汝康叔當率而
行之矣然自周以前其近者莫如殷賢聖之君六
七作當時君臣之間胥訓告胥教誨以交修其職
君以是道而率其臣臣以是道而輔其君兢兢業
業惟恐有一日之怠以爲其德之累其肯有酣酒
爲哉惟其後嗣弗率先王之教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無有存焉而文王又能誥教其民以作其善心
此所以致大邦殷之命而周代之也使其能率乃

祖之攸行不敢少廢則周安得而有之哉故成王
之於康叔謂汝乃文王之子今之所當法不在文
王乎居紂之故都今之所當監不在紂乎紂之所
以亡者惟不能因先王之道而已是以先言殷先
哲王之君臣各盡其道而後言紂淫泆也上篇之
誥既使之祗適乃文考而又使之往敷求殷先哲
王用保乂民此言殷先哲王於文王之下亦是意
也迪道也殷先哲王之道在於畏天顯小民而已
天有顯道吉凶善惡各以其類應不可不畏也小
民難保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亦不可不畏也畏天
顯則必爲上天之所眷顧畏小民則必爲天下之

所歸向蓋既有以畏之矣則其戰戰兢兢之心若將隕于深淵此殷先哲王之所以治天下之道也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天之佑之民之歸之蓋畏之効如此惟其不以天道爲遠而可欺不以小民爲愚而可忽而皆致其畏懼之心此所以經德秉哲也經德者誠之謂也經德則其臣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秉哲者明之謂也秉哲則其民也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凡此皆畏天顯小民之所致也惟所持者智故能上明於天之道下察於民之情而罔或不畏也故以殷先哲王言之夫經德秉哲

以畏天顯小民玆固殷先哲王之道然商家之有天下自成湯受命至於帝乙其所以成王業以繼承而不絕者蓋尤在於畏敬其相也君畏敬其相則臣亦將畏其君故凡治事之臣其所以輔君者皆盡其恭而不敢自爲暇逸況敢聚飲乎夫人之所以聚飲者惟其暇逸而無所用心故耳今也於暇逸尚有所不敢則其不敢燕飲可知矣此方言殷先哲王體貌其臣以率之使之趨事赴功而無彝酒之失故以其畏相爲王業之成也古者人君之待其輔相也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度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

此其厚可以爲畏相乎未也如明皇之待姚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是亦待之之厚也然未若太宗之於魏徵也徵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太宗曰畏卿遂停耳徵嘗上疏言得失帝曰朕今聞過矣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惟其有尊德樂道之心而不敢妄動過舉以負其臣然後爲畏相也惟君之畏相既不在於體貌則臣之以恭而輔君亦豈在於擎拳曲跼而後爲恭哉王博士曰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厥辈有恭則知責難矣此說是也景子嘗以孟子不肯造朝爲未見所以敬王孟子

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觀孟子之所以敬王則知御事之恭固在此而不在彼然若我而不先之彼焉得而後之若我而不有之彼焉得而囿之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君不畏相而欲臣之恭者未之能惟御事之臣思夫責難以致其恭則將朝夕自飭而不恤其私而況於崇飲乎如義和之湎淫鄭伯有之嗜酒擊鍾焉朝至未已其崇飲如此則豈有意於責難哉是知輔君以恭者必無暇

於崇飲也御事謂凡治事之臣也王氏以爲相唐孔氏以爲公卿其意蓋以上言畏相而下言御事厥棐有恭此君臣報施之義故以爲相與公卿也書之稱御事多矣牧誓之言御事則在有邦冢君之下司徒之上大誥之言御事則在庶士之下百尹之下以是知御事者蓋總言也非指定其人而稱之也帝乙紂之父也經傳所謂帝乙殊有可疑者左傳曰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以帝乙比厲王且以證僖公之不當攝則帝乙者蓋商之僻王也至易泰卦六五則云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夫泰之六五非常之吉也而

以帝乙當之此豈以成王畏相言之而多方多士之第又皆以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至於與成湯並稱豈曰僻王也哉上之則與成湯並爲明主下之則與幽厲俱爲不肖必以書易之言爲信而傳記所載帝乙之德未有明文史記又以謂帝乙立殷益衰此其最難折衷者也言自成湯至于帝乙則是湯之傳世三十有一無不盡其畏相之誠以成王業惟帝乙即世而紂嗣位則不能率乃祖考之成憲遂底滅亡而蘇氏乃特以成湯太甲大戊祖乙盤庚武丁帝乙七王爲言亦非也上言御事厥棐有恭既總言其在朝治事之臣所以

責難於君者以報其上矣故此又歷陳而縷述之以見其無不致恭以輔其君也外服指侯甸男衛也侯甸男衛分土列爵於王畿之外爲外服則夫設官分職於王朝之内者爲内服也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唐孔氏曰言邦見其國君焉伯王氏以爲長是也蓋與庶伯君子之伯同盲此外服之君及其臣也百僚總言内服之臣也庶尹而下則又分而別之矣庶官之長也與顧命伯同惟亞官之副貳也宗工尊官也惟服者言内之百僚自庶尹而下皆服事其大臣者也百官族姓之居於里者則禮所謂致仕而春秋傳所謂老也言逮而在外之諸侯近而在内之百僚與夫退居之臣無有一人敢沈湎于酒以蘩其職業不惟不敢而已彼其夙夜匪懈如恐不及亦有所不暇也其不敢不暇者惟在於致其贊襄之力以助成王德使明於正人敬法之道也欲正人者不可以不敬法上不守法則其如正人何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即所謂厥辈有恭也而原其所以致此則以畏相之故也畏相則敬法矣敬法而後可以正人此其臣之所以能畏相以率其臣者則以正人敬法之道亦自於臣有以助德也而亦不敢湎于酒者蓋

飲食醉飽則可而酒于酒則不可也況其既已里居則君所賴於乞言以成其福祿以助成王德正在於此使其有淫湎之行則其言豈可以啓沃於上哉不敢者有畏心也非無是心也但畏而不敢縱耳至於不暇則豈有是心哉雖誘之使爲亦弗爲之耳觀此則可以見商家之臣内外大小無非忠良造次顛沛無非法度相與勉勵以報國愛君之誠而惟恐其片瑕微累有愧於其上夫豈無自而然哉紂之立也曾不思夫乃考所以創業垂統以遺之者在於畏相而乃肆爲荒湎以唱其臣則臣安得不靡然而從之哉故成王又以所聞紂之不善而告之也在今後嗣王謂紂嗣帝乙之後也紂自爲酣飲以自適其情故萬幾之務不得其條理此其命令所以罔顯于民言不能明明德於天下也此蓋作怨之道而紂但安於怨無所改易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保其怨之謂也惟安於怨而罔有悛心故大爲縱恣以淫泆于非彝以是燕樂之故而喪其威儀夫君子之威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喪其威儀則民無則焉安得不盡然而痛其將亡哉酒池肉林使男女裸相逐於其間其非彝如此則威儀安在哉民盡然而痛其將亡則胥

怨之矣而紂方安於怨自以爲有命在天故其淫湎于酒以爲是淫泆之行不思所以止息之也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者言紂之爲酒所使也世固有平居無事規行矩步不敢少失一旦至於好勇鬬狠放僻邪侈靡所不爲亡其身以及其親而不自知者無他酒使然也況以紂暴虐之質則其荒湎于酒色其心安得不忿疾狠戾雖死不畏也不克畏死則何恤於下民之怨謗乎故惟爲天下逋逃主萃聚其罪人於都邑之下以同惡相濟此逋逃之人方且抑昵於紂竊其爵位以快一時之欲殷國之滅其誰憂之哉罹憂也詩曰逢此百罹是也

紂保於怨而其罪人不以其滅亡爲憂君臣之苟安一至於此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者言紂之祭祀無有德之馨香可以登聞于天惟民怨其與羣臣荒湎于酒其腥德達于天聽然焉故天降喪亂于殷家而無有愛惜不忍之意惟其以逸故也胡博士曰馨香人所樂好腥臊人所厭惡德有吉有凶其發聞亦然傳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忠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馨香神享而民聽國之將亡其君淫泆其政腥臊民神怨恫無所依懷蓋善惡之實積於此則其發有不可掩者

焉是故古者先王之祀也奉牲以告則知民力之普存奉盛以告則知民時之不害奉酒醴以告則知上下之不違以此致祀則其德可謂馨香矣以此登聞天降之福矣今紂之不務明德以薦馨香而發聞惟腥此天所以降喪于殷也此說爲善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殷之絶祀非天之虐也皆商之民自召其罪也蓋紂聚夫不仁之人肆於民上而民以無辜籲天天矜於民不得不從之豈虐也哉方牧野之戰紂死於亂兵而其一時逋逃之衆殺戮殆盡至於血流漂杵民今而後得反之也故不言殷而言民蓋并與其同惡者言之耳胡博士曰商之興非天之私也惟天佑于一德商之喪非天虐之也惟民自速辜此說亦盡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自湯以來畏敬其相而其臣以恭應之以此示其後世紂猶身爲酣飲以唱之而庶羣自酒焉彼孫權之開基也不思所以垂法於子孫而與羣臣臨釣臺飲酒必欲醉墮其中乃止其酣身已自如此則孫皓之沈酣肆虐乃其所也豈非權有以唱之哉成王誥康叔既以文王與夫殷先哲王所以毖酒之効丁寧而戒勑之而又必以紂之酣身之禍繼之者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文王與夫殷先哲王固康叔之師也而紂亦康叔之師乎此成王之意也

自省則孰非吾師而以其善而思齊以其不善而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

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成王既多聞於先世成敗之迹自湯至於帝乙其戒慎恐懼君臣相正不湎于酒以成夫莫大之業者如此紂之淫泆非羣庶羣自酒以自速其辜者如彼我豈惟務諄諄反覆以是而多誥於汝哉蓋將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以其善而思齊惟恐其毫釐之差以其惡而自省惟恐其微疵細過之不盡去不但使汝法其善而監其不善也故繼之曰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蓋古人有此言成王引

之以告康叔也荀子曰水靜則明燭鬚眉則水可以爲監形也形之所能監哉必監於民而後見也政之醇疵豈水之妍醜監於水固可以見之至於世之人徒知以水爲監所見者顏貌而已何所補哉而不知以民爲監其有益於己者大矣故古人戒之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也與孟子言指不若人則不知惡言雖反而立意則同今殷既以庶羣自酒之故而墜其命矣亦以我不可不大監之以撫安斯民於當時也蓋殷先哲王之所以享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無他畏相而已紂之所以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無他酣酒而已既當以民爲監則前世嘗以是得民者必思有以遵之嘗以是失民者必思有以改之我非惟言之而已也畏相以率其羣臣使之協心同德以毗予一人亦於殷先哲王之世而後已成王既以此自勉矣則爲康叔者當如何哉故自此以下皆戒康叔以畏敬其臣使之自盡以報汝也康誥曰爽惟天其罰殛我此篇曰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皆是成王自以其身爲之準繩俾之觀而善也嘗考此篇所紀載紂之惡監大抵與詩之蕩相類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則蕩所謂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是也不惟自息乃逸則所謂既

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是也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則所謂內奭于中國覃及鬼方是也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則所謂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則所謂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是也既已記載其惡矣則欲視以爲監以警其心故曰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此亦蕩詩於末章言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之意也蓋蕩之詩託言殷商之惡以刺厲王故其言與酒誥相表裏文王之所以誥庶教其臣民者亦惟鑒於紂之故

蕩曰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文王既鑒之矣成王當如之何成王既鑒之矣康叔當如之何訪周也庶慎也自殷獻臣至宏父汝皆當畏慎之而其畏慎之不可以不固也慎厥終惟其始是固也殷獻臣謂之賢臣嘗在於商者今則仕於康叔也周公以孟侯呼康叔則是爲諸侯之長故其所訪庶者及於侯甸男衛也大史內史皆官名也周官大史掌邦之六典法則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不知衛之所建者其職果如何也周官大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不知衛之所建者其命當如何也曰大史友內史友蘇氏謂當時二賢臣封所友者

是也蓋下總言獻臣百宗工而獨於其上舉此二官以友繫之則當時有此二友之典是官也王氏謂獻臣百宗工則有貴於太史內史者其爲康叔所從可知也非也獻臣百宗工謂賢臣之爲百宗工者上既言殷獻臣則此獻臣其未嘗仕於商者乃周臣也宗工大臣也以百言之見其多也服休先儒曰服行美道服采曰服事治民然其意以爾事爲汝之身事則知服休服采皆康叔修之於身非其臣也據此文勢在百宗工之下圻父之上不應於其中間間以康叔之身事也不如王氏之說以爲其臣其說曰服休者以德爲事服采者以事

爲事是也然其以爾事爲人君必有所友有所事蓋盛德之士有不可友者此服采爲康叔所事則未必然既曰盛德之士有不可友則以德爲事者事之可也以事爲事豈亦事之乎此蓋泛言爾之所與共事有此二者也先儒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三者雖無所經見然惟圻父見於詩其詩曰圻父孔武靡所止居圻父帥不孚于王之不孚胡轉予于恤靡所止知也圻父司馬則農父之爲司徒宏父之爲司空亦可以意見之蓋古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武王牧野之戰其時未有天下故其誓者司徒司馬司

空而已梓材之篇亦舉此三卿惟康叔之有三卿故雖無所經見當從先儒之說司馬掌封圻甲兵故曰圻父司徒掌教稼穡樹藝故曰農父宏父者唐孔氏曰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不如王氏曰闢地以居民也先儒以若疇繫於圻父言君所順疇薄違繫於農父言迫迴萬民若保繫於宏父言當順安之唯司徒則陳其所任之職而二者則謂君之順之非其類也蘇氏雖皆以爲所任之職而於若疇曰何寇敵亦牽強不通不如王氏以若疇爲汝之疇匹而於其下先舉其官名而後陳其所任之職也蓋君之與臣若股肱元首一體相須故

三卿皆其疇匹也薄違者當從先儒之訓而用王氏之義言司馬之迫逐違命者也農夫若保言司徒教民稼穡以順安之也王氏曰若國保民亦非也宏父定辟言司空闢地居民而定其法也汝於殷之賢臣及其所統侯甸男衛之諸侯既固慎之矣況於所友之二史友其賢臣之爲百宗工者其可不畏而慎之乎此固當慎矣況於爾之所與共事服休服采者其可不畏而慎之乎此亦固當慎矣況於爾之疇匹位三卿者其可不畏而慎之乎至於三卿則若小若大若彼若此若內若外無所不慎也殷先哲王以畏相之故其臣皆化其上勉

勵以輔君不敢湎于酒汝之劼毖者既已若此則自殷獻臣至於三卿亦皆將宿道向方朝夕不懈以承其上況汝又剛制于酒乎蓋劼毖以率之彼固必不敢爲淫湎之行苟又剛制于酒則其心益將有所畏而不敢犯也既有以率之而又有以制之然其越禮踰禁荒淫無度者不可不治也故其或有人告汝康叔曰今有羣聚而飲汝當度設方略勿令逃佚盡執拘以歸于周而殺之蓋我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克用文王教不湎于酒則周之羣臣已率教者也已率教而至於崇飲宜刑戮之所加故殺之也至於殷紂所迪之諸臣其百工有湎

于酒蓋其化紂之惡未能以遽革故勿用法以殺之姑亦教之而已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文王之於庶士御事朝夕之間諄諄而誥告之者非不至也今乃有不率教而羣飲則其殺之也安得謂虐之暴之哉殷之諸臣習紂之惡庶羣自酒苟不有以教之則其湎于酒者乃其所也一旦遽用法以殺之非暴虐而何故必教之而後可也古者誥告通用湯誥大誥皆是會同諸侯而勑戒之也然人臣獻言以啓迪其上者亦謂之誥仲虺作誥是也人臣與其儕類共談者亦謂之誥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是也故此以羣飲之不

可不懲而言於上者亦曰詰焉羣飲而誅蓋若義和湎淫之類夫其無故而衆飲則其姦宄之謀將由是而生故誅之也胤侯之征羲和而誓師之言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羲和之湎淫蓋與其黨類同焉不獨自爲之也是之謂羣飲也下文又惟殷之迪諸臣則羣飲而誅者其爲同人可知也有斯明享即康誥所謂享明乃服命也言汝康叔既有此明以享矣則其教非不至也而乃不用我之教辭惟我一人之言曾不之恤不自蠲潔其事而有淫湎之過則是教之而不率者終不可以入於善故亦同於羣飲之人而殺之也夫寇攘姦宄則罔不憝不孝不友則閔之而敬典裕民羣飲則誅之而殷之迪諸臣也以湎于酒則姑亦教之此皆先王忠厚之化不尚刑罰以斬齊天下也然至於有斯明享而乃猶不用教辭則亦同于殺則夫既敬典以裕之矣而猶泯亂於民彝者亦所不赦也先儒并王氏以爲康叔不用教辭則同於見殺蘇氏又以爲若我不知恤此則陷民於死同於我殺之皆非也汝典聽朕毖言我之所以教汝慎於酒者汝當常聽之也成王之誥康叔既告以文王朝夕教戒其臣民漸漬厥德不湎于酒以享天之休命告以殷先哲王戒慎恐懼君臣相畏不湎于酒

以成王天下之業又告以殷紂淫泆非彝庶羣自酒自速其辜其善可法其惡可鑒故欲其劼毖羣臣以率之剛制于酒以禁之羣飲則誅之不用教辭亦殺之無非使之慎于酒者也司民即上文自殷獻臣至於宏父是也王氏曰汝司民有湎于酒則以政治之勿爲之辯釋以爲無罪也蘇氏曰當建一司以察淫酒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其說迂回不如先儒曰勿使汝主民之吏湎于酒其辭不費但不知辯之訓使何出耳太康以酒亡紂以酒亡幽王厲王皆以酒亡三代之禍皆由此而致則酒之爲禍慘矣故禹惡旨酒

孔子於不爲酒困謙而不敢居況不爲禹孔子豈乎成王告康叔反覆數百言而終以莫辯乃司民湎于酒蓋使司民而湎于酒則民之休戚必不帶芥於胷次斯民不得安居而樂業則何以保有國家也哉而晉之士大夫乃以酣飲爲清高如阮籍劉伶胡毋輔之畢卓之徒其淫縱荒湎無所不至想夫紂之庶羣自酒亦不是過也周公成王以是爲戒而晉人以爲清高紂以是亡而晉安能以久存哉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晉之士大夫至於散髮盜樽其不敬爾儀如此欲天命之不替可乎哉以是

知阮籍之徒其與八王五胡皆晉之所由以亡也

梓材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此篇蓋管蔡武庚旣誅而其餘黨惡同亂之人猶有存者成王欲使康叔匿瑕含垢一切不問以德懷之無所用刑也其篇名以梓材者漢孔氏曰言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此非也此篇引喻以告康叔者有三稽田也作室家也作梓材也苟其名篇之義有取於此不應舍其二而取其一也史記衛世家曰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梓材以命之雖其以梓材取譬之意不與孔氏同而謂名篇之義有取於梓材其失一也唐孔氏因漢孔氏之言而曰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總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此蓋爲先儒解紛耳審如此言則書之名篇不應其破碎穿鑿至於此甚也予嘗因梓材之名篇然後知書

之篇名徒以志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使有其義則何以三者同喻舍其二而獨取其一哉酒誥之所陳者首尾數百言無非以酒爲戒也而以酒誥名篇梓材之所陳者其大指在於匿瑕含垢以安反側若作特其篇中之一義耳而以梓材名篇此皆出於史官偶然一時之意而已矣奚必欲以義而求之哉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者謂殷人也以厥臣達王謂周人也左傳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康叔之封雖以殷餘民而使司牧之然其朝廷之上列爵仕官以爲衛之臣者豈皆殷人哉蓋有周人焉有殷人焉考之酒誥既命康叔於殷之獻臣不可不劼毖之也又繼之以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此則周臣之未嘗仕於商者亦不可不劼毖之焉故其剛制于酒也周人不率教而羣飲者則殺之諸臣染紂之化而湎于酒者姑教之而不殺也則康叔之臣其兼用殷周也明矣大家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故魯三桓謂之三家其曰大家猶孟子之所謂巨室也既言大家矣則其上之言暨厥臣者自大家之外皆是也無所不通謂之達自古天下之患常起於上下之情不通上之情莫不願通於下下之情莫不願通於上然而上下之情

常蔽塞而不通者無以達之也故成王之誥康叔
汝能以殷之庶民暨其臣之情而達之於大家而
又能以周之臣之情而達之於上如此則自天子
至於庶民其好惡喜怒莫不曉然而可知上下交
通而無間此則邦君之任也故曰惟邦君康叔之
臣雖兼用殷周而其民皆殷之餘也故於殷人則
曰以厥庶民暨厥臣而於周人則但曰以厥臣故
也漢孔氏以爲用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
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信用
其臣以通王教於民王氏曰以其臣達王事於大
家以其臣民達大家之事於國人夫以其爲用賢

良固非經之本意而謂達大家之政於國達王教
於民或謂達王事於大家達大家之事於國人皆
贅說也惟邦君之職在於通上下之情故繼之曰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若恒爲若有恒性經但曰若恒不可援
也王氏以若恒爲若有恒性經但曰若恒不可援
湯誥之言以爲說也汝苟能順常不爲變亂以駭
國人之視聽則爲之臣者於是曰我有師之可師
也蓋臣之寬猛未有不視其君漢文以寬厚爲之
師故其流風篤厚刑罰大省武帝以嚴察爲之師
故其禁網寖密姦宄不勝君之所爲其臣未有不
效之也汝康叔苟能順常矣則孰不以爲師哉汝

若欲汝之三卿及庶官之正與其衆士曰我未嘗厲殺人則亦在君先有以敬勞斯民也其君先有以敬勞斯民則其臣不厲殺人矣敬勞者所以若恒也罔厲殺人則師之矣論語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孟子曰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以自養也以論語之所謂厲己孟子之所謂厲民觀之則厲殺人者不以其罪而殺之也故謂之厲敬勞者唐孔氏曰即論語所謂先之勞之是也惟爲君必先有以敬勞之而後其臣罔厲殺人故汝今往之國不可不盡其敬勞之道此言司馬即上篇之圻父也司徒即上篇之農父也司空即上篇之宏父也彼先圻父而後農父此先司徒而後司馬王氏曰先言圻父者制殷民羣飲以政爲急故也此言敬勞與罔厲殺人故先司徒與酒誥異此蓋鑿說也諸侯之三卿司徒爲丄司馬次之司空又次之觀周官之篇天子六卿其先後之次如此則諸侯之卿亦然今酒誥乃序圻父於農父之上故王氏爲之說竊謂酒誥之言正猶武成曰邦甸侯衞男邦采衞是也周之九服甸服在侯服之外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衞是也而武成乃先甸而後侯此豈亦可以爲之說乎況夫酒誥之言不專以政爲急也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若今律文藏匿強

盜過致資給者也言有往日之姦宄而殺人者逋亡逃匿其所過歷之家皆當宥之也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若律所謂知情證逮者也言其因君事而毀傷人者亦皆宥之也蓋當武庚之誅其一時黨姦同惡之人莫不有反側不自安之心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矣今姦宄殺人歷人與夫見厥君事戕敗人者其罪可以引而納之於刑亦可推之而致於無罪是所謂疑獄者也故寧宥之而不殺使反側者聞之必將以我爲不窮治其黨與則其心安矣昔漢之羣臣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耦語張良教高祖取平生所憎羣臣所

共知者封之則人人自堅故雍齒封侯而羣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歷人與夫見戕賊人者皆在所宥是亦封雍齒之意也所謂敬勞者孰有大於此者乎而王氏謂三卿尹旅見姦宄殺人歷人不肯以法治之反宥而縱之者亦見其君於以戕敗人爲事者宥而不治者也其意蓋謂此等麗于刑之人皆當勿宥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戒康叔以爲不可殺而王氏則以爲當勿宥王氏之心術大抵如此則戒康叔以爲可宥而王氏則以爲當殺此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

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有道夫子尚以爲不可況於不孝不友之可閔者與夫姦宄殺人歷人見厥君事戕敗人之可疑者可以殺之而不宥乎其徇私意以叛經旨一至於此不可不察也周官太宰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然則監者蓋指諸侯而言非三監之監也啓監云者正猶曰立其監也言王者建立諸侯使之各監一國其治主於爲民而傳已說也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卿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則啓監者非爲民而何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此則啓監而教之之辭也漢孔氏曰此爲教民不如王氏之言曰王啓邦君其教之如此謂監之於民當視之如子矜憐撫恤無所不用其至不可以相爲戕害暴虐也胥者謂君臣上下並爲戕虐之政也民之鰥寡當用以敬之而不慢民之婦女當有以屬之而不忘至於敬其鰥寡屬其婦女則無有大小無有內外皆得其所矣是汝能和合之而用以寬容之道也用以寬容則如山藪之藏疾川澤之納汗不爲察察之政以駭斯民矣王之所以使

邦君及治事之臣則效於我其命之者何以哉不過使之引養引恬而已漢孔氏曰能長養安恬則以引訓長也王氏曰引養者引民而養之引恬者引民而恬之皆未若蘇氏之言尤爲切當其言曰亂生於激事不小忍而求速決則釁故橫生靡所不至少引延之人靜而亂自衰使相容養以至於安是謂引養引恬當武庚之唱亂以謀復商家殷之遺民必有蓄不軌之志與之相挺而爲亂者既黜殷命而殺武庚矣則夫背逆之黨必思有以處之惟能蕩滌其瑕穢而與之惟新則孰不喜於更生而有遷善遠罪之心哉苟以其嘗預於武庚之亂惟恐其舊態之不改將伺我之便以逞其志必思所以斬艾而芟夷之而後已則反側之徒孰不心計曰稱兵以犯順亦死生而待誅亦死等死耳與其束手以就戮孰若倡亂以僥倖於萬一哉東漢之末董卓以暴虐之資專擅朝政王允既與呂布謀誅之天下晏然其慮深矣卓將校總兵布於山東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李傕等遣使求赦不許傕等懼不知所爲賈詡說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不如相率而西爲董公報讎卒之長安城潰允亦見殺則夫漢室之滅皆在允小不忍以激其亂也裴度平吳元濟以蔡牙卒侍帳下

或謂反側未安未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
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咸泣夫旣以叛逆之黨
爲吾人則孰肯自棄於惡哉此正引養引悟之道
也自古王若玆監罔攸辟者言自古先王如此而
啓監則無所用刑矣王允不肯赦涼州人其心蓋
欲用刑矣而其禍如彼則何以殺爲哉王氏曰自
古者謂由先王之道自王者謂由今王之政其說
爲鑿先儒以爲用古王之道優於王氏然不如蘇
氏以爲古我先王但以若爲順言古我先王未有
不順此監者則非矣若如也若玆猶言如此也先
儒以罔攸辟曰無所復罪王氏曰無所致辟其意

謂監能若此則無罪可致之辟矣其說非也先儒
王氏於酒誥時同于殺其意亦若是謂康叔苟如
上所云則同於見殺也夫先王之時君臣道合相
親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歡忻輯睦而無間豈必以
刑罰懼之而後爲善哉惟夫軍旅之間誓戒之辭
則不得不以責罰而勑厲也如湯誓曰予則孥戮
汝牧誓曰不迪有顯戮也況夫康叔以親賢而作
藩於東土乃謂周公親以殺戮之言而恐之使之
有所畏古人必不然也

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
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

塗丹臒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周公之誥康叔既欲其以優游寬大之道慰安殷之頑民揉其暴戾之心而作其愧恥之意若匿瑕含垢廓然無事以與之共享太平之慶矣然其意之所欲陳者非言之所能盡言既不足故託喻以見其意焉蓄去草也爾雅曰一歲曰蓄孫炎曰蓄始殺草也畎說文曰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

邦廣五十二邦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蓋其壟曰畎而畎上曰伐也壟說文曰仰塗也顏師古注漢書亦曰即今之仰泥也茨蓋覆也穀梁傳曰焚雍門之茨范甯註曰茨蓋也茅茨者亦謂之茅蓋屋也梓良木可以爲器也定之方中所謂椅桐梓漆是也惟器用以梓未爲良故古者木工謂之梓人考工記曰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梓人爲筍虡爲飲器爲侯而孟子亦曰梓匠輪輿也樸謂器之有質而未成也丹說文曰巴越之赤石也臒善丹也塗丹臒者塗以丹臒也言國君之爲監以治民若農夫之考田而治之既已勤於敷

治之而蓄以殺草使稂莠不得以亂其苗矣則今
惟當陳列修治以爲其疆畔畎壟也左氏傳曰行
無越思如農夫之有畔爲其疆畎則百穀順成可
以享有秋之利而不至於相越也若人之爲室家
既勤立垣墉而内外有限可以禦侵暴矣則今惟
當塗墍而茨蓋之使上棟下宇而風雨攸除也若
人之治梓材以爲器既勤於斲削其樸以成其質
則今惟當塗以丹臒而爲之藻飾也當三叔之流
言而挾武庚以間王室周公既已興師動衆伏大
義以討之取其凶殘以行其天誅既類乎田之敷
蓄室之垣墉梓材之樸斲矣則康叔以殷之餘民

即封於衛惟當建立紀綱修明典章以維持藩飾
其國家也則豈不類於疆畎塗墍丹臒之功哉蘇
氏曰田既敷蓄室既垣墉器既樸斲則當因舊守
成而潤色之則不當復有建立塗治也其言得之
先儒以稽田喻教化以梓材喻禮義而於室家則
無說夫周公以此三者取喻而乃獨區別其二則
其言不類矣王氏曰王者之造始墾蓄害除荒穢
疆理天下而作爲典則以授之諸侯猶敷蓄垣墉
樸斲之勤也諸侯嗣其功而致飭以終之陳修疆
畎塗墍茨丹臒之勤也王氏之意以稽田喻除荒
穢室家喻疆理天下梓材喻作爲典章區而分之

既非經之本意而又謂王者造始而諸侯終之亦非其義也此蓋但以喻今當用德以治民引養引恬而民自安不當復如前日之用刑以摩切之也雖以三者設喻而其意則一正猶說命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皆是以喻高宗必資傅說之納誨然後可以成其德也而說者亦從而分別之則過矣此三篇之作雖周公當攝政之日稱王命以告之而其實皆周公丁寧之辭故康誥曰朕其弟小子封此篇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又曰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又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蓋當其誥之也

不可以不正君臣之分故稱王若曰然辭意皆出於周公故以弟呼康叔又指王而言非是曰王者成王之自稱也王氏曰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遇諸侯則稱王此誥正教康叔以諸侯之事故也其意以王爲成王之自稱故爲此說然考之於書王自稱有曰予一人有曰台小子有曰予小子未有自稱王者以王爲成王之自稱非人情也春秋文公元年書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或曰天王或曰天子故劉原父以爲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夫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則其有天王天子之殊稱而劉原父爲之說識

者尚以爲鑒矣況於此篇乃其誥戒之辭而謂以
政遇諸侯則其稱必曰王恐無此理先王之制爲
諸侯列爵分土以基布於天下蓋欲其夾輔王室
而已故其春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
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
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皆所以盡其
藩臣之職以尊天子當其時則驅馳於道路惟恐
不及凡以夾輔之職所當然也然苟無以懷之而
惟恃其威勢嚴刑峻令以恐喝諸侯則莫不解體
孰肯來享於王庭以盡其夾輔之義哉觀小雅菀
柳之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

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惟幽王之
暴虐則諸侯皆無欲朝之志以其無以懷之故也
故周公之告康叔謂今成王言我文武先王受命
以來日夜憂勤惟用明德以懷庶邦爲已夾輔也
勤用明德則與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者不可同
年而語矣此庶邦所以莫不來享而其來享也則
和協輯睦若兄弟之親各以其方而來至於王庭
也夾先儒音協近也懷爲夾者言懷遠爲近不如
王氏只如字讀以爲夾輔之夾爲簡徑惟王之所
以懷庶邦者在於用明德則庶邦之來享以述職
於天子者亦將盡用明德也蓋我不有以唱之則

彼惡得而應之天子用德於上以覆冒四海之内諸侯相觀而爲善亦用明德於下以司牧其國家則寬大優游之政洋溢天下而忠厚長者之風自此不變矣此我先王之所以受命以有天下也后謂今王也說文曰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惟后爲繼體君故知此后指今王也惟先王之所以懷服庶邦使之小大相比以永享者其本在於用明德故今王繼體而立用此常道以集庶邦而庶邦亦將大享也蓋今王之集庶邦既用先王之常道則庶邦之來享安得不盡如先王之世哉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者言

皇天盡以中國之民付之于先王而一民莫非其臣盡以中國之疆土付之于先王而尺地莫非其有凡以先王之勤用明德而已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先王不尚刑罰而明明德於天下則可以得其心得其心則可以得其民得其民則可以得天下既以中國之民付之于先王則疆土孰非其有哉皇天之於先王其眷顧之也如此其至今王將欲撫綏中國之民奄有中國之疆土以繼先王之成績而永保皇天之休命惟當用明德以和懌先後迷民而已迷民謂殷之餘民先儒謂和悅先後

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王氏曰民迷則悖欲使保乂之當先以和和然後惟王之聽惟王之聽然後可以先後之使不失道蘇氏曰民迷失道故先後之此數說者其論先後之義則同予嘗聞陳瑩中諫議之說謂先迷民者紂之民也後迷民者武庚之民也蓋當紂之亂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而紂又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其民之迷可謂甚矣紂既滅而其餘民之尚存者當武庚之叛又皆蓄不軌之志與之相挺而爲亂惟其前有紂而後有武庚此所以謂之先後迷民也竊謂此說爲勝於諸家夫以商之先後迷民其惡積罪大自

祂人觀之蓋將以爲刑罰之所剌裁法令之所整齊而後可以遏其姦心非教化可得而漸摩也而周公之意則不然故謂今王惟用德以和懌之使之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則孰不遷善遠罪哉惟不忍鄙其民而用德以和懌之則是以先王之心爲心今王以先王之心爲心則皇王之眷顧付畀於今王亦將如其所以眷顧付畀於先王可以慰先王在天之靈矣故曰用懌先王受命言先王受命以傳子孫之意於此而得故懌也此篇蓋欲康叔匿瑕含垢不用刑罰以安反側之情故以成王之言告之謂先王用明德則當時諸侯皆感之

而用明德今王既惟德用矣汝康叔之爵則諸侯也當如何哉故謂之曰已矣汝能若此而爲監則其意亦曰欲其子子孫孫世有爵土雖萬年而不絶也汝以用明德之故世享爵土萬年而不絶則可以永爲王家之夾輔汝既永爲王家之夾輔則王家之子子孫孫亦將永保民以有天下萬年而不絶也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蓋諸侯之孝也夫欲至于萬年者固諸侯之孝然所以長守富貴者必有道也諸侯至于萬

年獨非王之福乎故王可以永保民也蘇氏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學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伐之言因爲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先言殺伐子詳考四篇之文反覆丁寧以殺爲戒專以不殺爲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必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如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爲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鴆鏨以勸之殺悲夫殆哉予嘗謂此誠仁人之言也蓋自古小人將借邪說以逞其志者未有不以前世聖君賢相之事迹以爲口實也故有蓄異志而伐其君

者則必以湯武爲口實逞私臆以廢其君者則必以伊霍爲口實不獨此也言用兵者不言秦始皇而言高宗之伐鬼方言田獵者不言太康而言宣王之會東都蓋以始皇太康之事而說其君其君必不聽也始皇太康後世之所惡聞而羞稱故也以高宗宣王而說人主人主必將甘心焉此小人託六經以文姦言之常態也如使此四篇之文以殺罰爲先則後之欲嚴刑峻罰以持天下者必將以此藉口則此四篇毋乃始作俑者乎蘇氏之言其有功於教化者此類也夫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周書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誥

周自后稷在唐虞之際以播種百穀教民稼穡之故始封於邰生民之詩曰即有邰家室是也稷之子不宜當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以故失其官自邰出奔於戎狄之間能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於是始立國於豳公劉詩曰豳居允荒是也太史公曰公劉雖立國於豳誤矣公劉子慶節立國於豳然

其地西近戎北近狄故其十世孫太王嗣立狄人侵之太王不忍殘其民以自存於是去豳踰梁山而邑於岐山之下縣之詩曰至于岐下聿來胥宇是也文王之立初由居岐及其既已克崇而有之於是自岐而遷于豐文王有聲之詩曰作邑于豐是也武王之立又自豐而遷于鎬文王有聲詩曰宅是鎬京是也郤即漢之右扶風槐邑縣豳者漢之右扶風美陽縣岐山是也即禹貢所謂導岍及岐其邑在岐山之下豐者漢右扶風霸縣酆水是也即禹貢所謂東會于澧其邑在酆水之西鎬者漢長安西南有昆

明池北鎬陂是也岐在郤之西北無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是公劉自郤而西徙於豳太王自豳而東徙於岐也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鎬去豐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也武王既克殷遷九鼎于洛之郟鄏其意已欲宅洛矣史記周本紀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是宅洛者武王之本志也武王雖有宅雒之志然其克商也天下未集而遽即世成王以幼沖嗣立而周公攝政管蔡武庚肆其不軌之謀以間王室周公方興師討叛左杖右梧之不暇宅雒之事未能爲

也至其攝政七年周公制禮作樂已致太平將歸政于成王故營洛邑以卒武王之志而後歸政也史記曰武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左傳亦曰成王定鼎于郟鄏是其宅雒者以卒武王之志也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然則武王有宅洛之意而周公成王成之者誠以洛爲地中五

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爲均故建以爲都以居九鼎而會諸侯於土中而車攻之詩美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而其詩謂之復古則自宣王之前其會諸侯蓋皆於此而萬乘之君則當在于鎬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王業之所本故也不獨此也周之西土迫近邊徼故雖其前世積德累仁而常有夷狄之患太王以來至爲之遷都去國以避之自豳而岐又自岐而之豐鎬皆自西而東周公猶以爲未也又東營洛邑以逆爲後世之備及犬戎之亂平王卒遷而居之雖其孱弱無以紹文武成康之緒而其所以

遷者是亦周公之意也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居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獻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常情也先王之奄有天下以傳之子孫固宜緜緜延延於萬年而不絕惟其子孫之賢不肖歷祚之短長不可得而必然其創業垂統深根固蔕爲不可拔之勢以遺之者未嘗不盡也乃謂周公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易以亡必無此理當三監之難雖其元惡渠魁皆已殲夷而其黨姦同惡之人其頑梗未能遽革將使之密邇王室以馴服其心而洛之地距殊邦不遠

則不難於遷居故其宅洛也瀍水之西則建以爲都而居九鼎謂之郟鄏亦謂之東都亦謂之王城瀍水之東則以居殷頑民而遷之謂之成周漢地理志曰河南郡河南縣注云故郟鄏地周成王遷九鼎周公致大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洛陽縣注云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蓋王城之與成周雖已營之而未之都也幽王有犬戎之禍平王始遷王城至敬王與王子朝爭國子朝之黨多居王城敬王始都成周成周之地自敬王以前未建以爲都至敬王始居之此

晉所以合諸侯而城之也王城成周雖皆洛之地
然王城在西周城在東故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
而敬王謂之東王也是則周自太王至敬王其遷
都建國皆是自西而東也說者乃謂周公之營洛
邑即自鎬還而居之此說太史公已辨之矣其言
曰學者皆稱周伐紂以營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
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
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雒邑則成王未嘗都雒也
明矣周官曰歸于宗周畢命曰王朝步自宗周宗
周鎬京也豈得爲成王都雒也哉說者又謂幽王
之前蓋有自雒而遷於鎬故幽王之敗而平王東

遷此事雖無所經見而周之遷徙皆自西而東蓋
其勢然也未有自洛而遷於鎬者也成王當是時
在於豐地欲居於洛邑以爲東都使召公先往相
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繼至召公乃
於庶殷丕作之時取幣以錫周公因告王以歷年
享國之長短無不自己求之者時周公欲成洛邑
而後歸政於王王將總萬機治天下故欲上戒慎
恐懼以祈天永命此召誥所以作也清廟之一時曰
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時周公
尚攝則洛宅者周公也而此序乃言成王焉正與
康誥序言既伐管叔蔡叔同義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
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
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
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後漢律曆志曰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
合朔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望者於月之半
月當日衝日光照月圓滿而相向當猶人之相

望也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
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
午朏月采篇曰三日庚子曰朏此篇記成王之至豐以
二月之乙未召公之至洛以三月之戊申而必先
言二月既望三月惟丙午朏者唐孔氏曰治曆者
必先正朔望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
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必以朏紀之猶今之人將
言日必先言朔是也三月之朏丙午也於丙午之
後戊申之日以越三日言之則知二月之乙未言
越六日既望之爲庚寅可知矣周謂宗周鎬京也

成王以乙未之旦行自鎬京則至于豐以營洛之事告文王之廟示不敢專也鎬去豐二十五里故朝發鎬京則可以至于豐不待淹日也文王都豐故豐有文王廟必至于豐而後使召公相宅則其爲告文王廟必矣既告廟矣則使太保先周公而行往洛水之傍而相視其可居之處也越若來者林子和薛博士皆以爲召公順周公之謀以來陳少南則以爲順王命以行使此諸家以越若來爲絶句則以若爲順周公與順王命猶可也今既能依先儒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爲絶句則其說不通矣蓋即所謂哉生明月之三日也朏以紀曆

耳而上曰越若來安得以爲順周公奠至命哉此只當從先儒說以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戊申三月之五日也乙未二月之二十一日其月小盡故三月得甲辰朔五日爲戊申太保以戊申之旦至于洛蓋十四日而至也既至洛矣即以其日卜之龜策以謀所居也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盤庚之遷亳大王之遷岐衛文公之遷楚丘未嘗不卜也召公之卜也其至誠之所感召可以通天地神明故其應也如響此其所以得吉卜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東所謂宅卜也惟洛食所謂得吉卜也洪範

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營洛
之謀成王君臣既有定議矣於是謀及卜筮也大
王之遷岐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文公之遷楚
丘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卜既吉矣
則人謀鬼謀無有差忒此所以經之營之而規度
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於戊申之三日庚戌三月
之七日太保乃以衆殷民治其位于洛水之北於
庚戌之五日甲寅三月之十一日朝市宗廟郊社
之位其規模皆成也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而導洛
東北入于河則洛汭爲洛水之北也可知禹貢曰
導洛東北會于澗瀍則澗瀍皆在洛之北而王城

在瀍之西成周在瀍之東雖澗在瀍之西而澗瀍
皆在洛之北故位于洛汭也周公則以位成之明
日三月之十二日其旦至于洛則徧觀新邑所營
之位也方是時周公攝政營洛之事周公主之召
公則與之相爲先後而成之故卜宅攻位者召公
也周公則達觀之而遂以命殷庶也若翼日者亦
與越若來之若同位成而周公適觀之則將命庶
殷諸侯以工役之事於是先告祭於天地社稷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告祭於天地也郊祭
天之名也而用牛二者先儒以爲后稷配故也不
如王博士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蓋祭亦可

以郊言之惟郊於天地故用牛二也丁巳者乙酉之三日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祭於社稷也牛一羊一豕一用太牢也葉博士曰記曰社稷太牢古之祭未有社而不及稷者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良耜秋報社稷蓋祭社而稷從之其來尚矣此說是也既告祭於天地社稷矣周公乃以戊午之七日三月之二十一日甲子之旦冊書以命衆殷民及侯甸男服之邦伯使興功也古者有大工役必以賦功屬役之事著於書規模既定然後役興焉蘇氏引春秋傳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以此爲書是也如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蒍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版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是亦用書之遺意也邦作先儒謂即州牧也特言邦伯者王氏曰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殷丕作者言周公既用書以命庶殷役之以土木之事而庶殷之民莫不大作趨事赴功惟恐不及也夫成王之民營洛蓋以殷民之頑將遷之以自近也

今日召公率之以攻位而位成周公命之以書而
丕作雖頑民之難化者猶然則其說以使民可知
夫孰以爲厲已哉召公之經營洛邑自戊午距甲
寅凡七日而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達觀于新邑
營距甲子凡十日而用書命殷庶庶殷大作周召
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之至豐乙未
之日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
此豈後世可得而及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
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
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
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
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
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
敬德

周之興也自武王以其聰明睿聖應天順人不忍
斯民墜於塗炭之中親以干戈伐紂克商而後斯
民有更生之望雖民心之歸於周者如水之就下
獸之走壙然武王即位未幾而遽即世成王以幼
沖嗣立而三叔挾武庚以間王室周之世蓋岌岌
矣當是時安危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幸而周公攝

政既引兵東征誅伐暴亂以靖四方而又制禮作樂建立法度粉澤王業七年之間政無不舉而事無不興民心之歸於周者日益固而不可解而周之根本蓋有泰山之安矣雖周公歸政而成王總萬幾以臨羣臣可以無慮也然武王欲營洛邑以定九鼎之志未之成也周公不可以不成武王之志而後歸政焉故當攝政之七年大營洛邑以其一爲定九鼎會諸侯之地以其一爲遷殷頑之地如此則周公之規模計慮以恢我國家者盡於此矣可以歸政也召公之意以謂夾輔成王以措天下於太平者周公之功卜宅於洛以卒武王之志者亦周公之功故率諸侯致禮於周公而歸功焉然成王將自此發號施令以君臨萬國一號一令其得失善惡實治亂興衰之所繫不可以不慎也故因諸侯之咸在而遂誥王以天命之無常戒懼之不可怠也周公以工役之書命庶殷而庶殷之頑莫不丕作則周公之所以推其誠信以感斯民者至矣洛邑之成蓋不日也故召公於是率侯甸男服之衆國大君出取幣乃復入以錫周公而致禮焉必以幣者所以將見其厚意也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故古者賓主交際之禮雖有恭敬之心必有幣以將

之也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者先儒曰召公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蓋以若訓順也召公之所陳者謂成王將總萬幾戒以天命之難謀戒懼之心不可須臾離豈陳所宜順周公之事哉王氏曰陳成王欲宅洛之意順周公用書命庶殷邦伯之事則以此一句分而爲二事其說又不如先儒惟蘇氏曰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及公者尊周公也此說爲勝說者又謂營洛邑者召公相宅而攻位周公則達觀新邑營而用書以命之召公之至洛以三月之五日戊申周公之至洛以三月之十二日乙

卯成王則惟在鎬京也然此篇既言旅王則王亦在洛可知矣惟召公之至洛所以卜宅而攻位周公之至洛所以達觀而用書故記載其至之之日成王無事故不載其至之日也說者又謂召公之作誥戒以誥庶殷及御事而已使王在洛而誥之則不宜斥王爲沖子又曰有王雖小又曰王乃初服君臣之分不應如是也此又不然周召居師保之官以夾輔成王其於成王不獨君臣之分也蓋有師保之禮焉故可以沖子言之洛誥篇周公以沖子呼成王夫何不可哉召誥洛誥一體也周召蓋亦一體也誥告

庶殷越自乃御事者先儒曰召公所陳戒王云我
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
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爲言也
此說是也大國即殷也元子指紂也殷自湯以來
傳世三十有一奄有四海普天之下莫不臣服豈
非大國乎紂者帝乙之適子故以元稱之元長也
微子與紂俱帝乙之子微子之命既以微子爲元
子矣此又以紂爲元子者呂氏春秋云紂之母生
微子尚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爲太
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故紂爲後自其長少之序言之故微子爲元子自

其適庶之分而言之一說以紂爲元子各有所當也
此言天命之無常苟無其德雖紂之元子而有
大國元子則其分爲正大國則其勢爲強皇天上
帝亦改其命而命有德者以代之也天既以紂之
無德而改其命當是時也惟周世世修德可以上
當天意而膺其景命此武王所以自諸侯而爲大
子成王繼武王而受命作君也王之受命蓋欲其
子子孫孫緜緜延延席龜鼎之業雖千萬世而不
絕則其休可謂無疆矣然其休無疆則其憂亦無
疆也蓋有一日之休則亦有一日之恤有一歲之
休則亦有一歲之恤有無疆之休則亦有無疆之

恤無逸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一日之耽樂宜若無害也而天下後世之禍或萌于此故有無疆之恤乃能保其無疆之休亦無疆惟恤正猶所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也唐太宗時突厥請入朝帝謂侍臣曰向日突厥之彊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謂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又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召公所謂無疆惟休亦惟

疆惟恤太宗其深知之矣蓋惟其懼於未然故所以亟無懼正觀之治豈無所自哉惟其無疆之恤乃能保無疆之休故嗟歎而言曰何其奈何不敬乎蓋欲其造次顛沛惟敬是行也有一言可以盡畏天之道者敬而已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則天豈庸釋我哉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凡以人君若能敬以事天則天之眷顧於我無有窮已也使紂誠知敬之是行而行之則周安得而有之耶此召公所以戒王不可不敬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

命者前既略言天之改殷家之命矣此又詳言紂不能席先王之餘慶致其敬以畏天而使不仁者在高位播其惡於衆此民之所以怨咨而天遂遐終其命也遐終者唐孔氏曰言其去而不復反也此殷家多有先哲王雖既死矣而其精神在天故其餘慶有以庇覆其後世之王及其民皆得以服天命而不替先哲王所以享國者惟敬之故也殷先哲王雖在天而後王後民藉其餘慶以復天命者亦惟敬之故也酒誥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惟茲殷先哲王之天顯之爲可畏則其敬可知矣此所爲精神在天而其餘慶有以保佑後

人使不失其敬以服天命也殷家自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故曰多先哲王也人之死也雖體魄則降魂氣在上然非哲王則不能在天也未子發內翰曰太史儒者不言鬼神而言有物何也曰人之死各反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升則無不之矣今也魄降而氣不化非物而何故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聖人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傳說上比列星賢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死而已其思慮不出於心腹之間衽席之上奄張於世自以爲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

之物以此觀之則精神之在天必哲王也觀盤庚之篇言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又曰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蓋以殷之先哲王在天故也厥終指紂也商家之祚至紂而終也故商之君自帝乙以前皆能兢兢業業直內以敬而天命之所眷顧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是也惟紂其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而商家之業自此終矣紂既不敬以失天之意故其在位在職者無非小人也觀殷家之所謂賢人君子可以勸相國家者莫如三人故微子則遯于荒野箕子則佯狂而爲之奴比干則直諫而遭剖心之禍則當世之所謂智者莫不藏於山澤之間也智者既藏則其在位在職豈有利澤加於百姓哉惟病民而已蓋其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則是病於民者在也惟其在位在職者爲民之病故民皆有離散之心夫人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痛乎天其意蓋謂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既呼天矣於是往而出亡又見囚執也夫上下之勢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有以得民之心則民相與歸之雖欲却而揮之不可得也無以得民之心則民相與叛之雖欲

劬而留之不可得也紂既聚羣不逞於朝以播其
惡於衆既失民心矣則民之往而出之乃其所也
而紂又從而囚執之此非徒不足以威民而使之
畏乃重失民之心也天之心不忍斯民困於淫刑
峻罰不自聊生亦惻然而哀之故監於下土有能
勉力以行敬者則眷顧而命之以伐紂有天下周
之興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德累功而文武之聖正
當紂之世此天之所以眷命而作周也王既繼文
武而有天下則其於敬德也不可不疾惟恐不及
也蓋使王之敬德於文武則福祿之來方興而未
艾與天地相爲長久使其不敬則亦是紂而已矣

非文武在天之意也霽之十二禹曰天之曆數在
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敬德者允執
其中之謂也天之曆數無脩短允執其中則雖至
於萬年可也苟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矣此王伯
公所以戒成王之意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
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
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王來紹上帝自服
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

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前既言紂以不敬之故不能席其先哲王之餘慶以服天命聚小人於朝俾之肆其暴虐以殘害於爾百姓天既哀四方之民無辜而罹其凶害已勦絶其命而改命我周邦矣則周王固不可不以商爲監而勉行敬德者然周之所繼者商也周固當以商爲監商之所繼者夏也商其可不以夏爲監乎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則周之監其在殷之世也明矣天以禹之聖德而眷命有夏復以桀之不敬而墜其命墜夏之命則商以敬德而伐之紂復以不敬而天墜其命周之伐殷正如殷之伐

夏使王不能戰戰兢兢以盡其寅畏之誠而敬德不替則天墜其命亦將如殷矣此所以又兼夏商以爲言也相是也古先民有夏指禹也禹貴爲天子而謂之先民者胡博士曰古者先昔曰先民言古先民者甚久之辭也言我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如禹者其所行之敬德未嘗以須臾廢故天道而從之視之如子而保之此夏之所以享天休命而君天下也天於有夏之君道而從之視之如子而保之則天之於我其仁愛也至矣而有夏之君又能面考天意而順之夫天意之所在惟敬德者則佑之也面考天意而順之不過勉行敬德以達天

之休而已今是桀不能行禹所以順天之道故天以墜其王天下之命也今復相視有殷之君如湯者其所行之敬德亦未嘗以須臾廢故天道而保格之有殷之君亦能面考天意而順之今是紂不能行湯所以順天之道故天以墜其王天下之命也予惟相視夏殷之君其始也迪從子保迪格保非天私之也以其敬德故也其終也皆非其命於天偏疾之也以其不敬德故也大抵天之降災祥惟視德之所在德則與否則已如影響焉無有差之差也當禹湯以其聖德克當天心宜其天之眷顧不容釋也然使一日不敬德則命亦

故禹湯未嘗以天命之所佑助而有驕怠其云動作未嘗不順天也蓋使禹湯不知所以順天則其墜厥命不至於桀紂之世使桀紂而知敬德則天迪從子保格保將千萬年而不替也以是知天之於禹湯桀紂非有好惡於其間也唯視其敬德與不敬德而已矣有夏言古先民有夏有殷不言者蒙上文也蘇氏以從子爲與子謂我觀夏殷之世天之迪夏也迪其與子而保安之其迪殷也迪其能用伊尹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其意謂堯以天下傳之舜舜以天下傳之禹皆不私其子而傳之賢至禹始以其子啓爲可以托天下故傳之子所

以迪夏則言從子也夫以從子爲與子言迪其與子而保之雖非經之本義猶爲可說也至於以格爲用伊尹格天之臣此則不可夫經之言格之一字蘇氏既以爲格天又以格天爲伊尹又以湯能用伊尹格天之臣其蔓衍附會一至於此則何說之不可爲哉故此只當從王氏說夏言從子殷言格之至相備爾與夏言服天命殷言受天命同意此蓋史官經緯其文以成述作之體書之內如此類多矣不可以一一爲之說也唐孔氏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文直言格保此正王氏之意

蓋格與惟帝降格于夏之格同天既以紂之不敬厥德墜其命而改命周邦今成王以幼沖之資而繼武王之大業故其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以無忝乃祖考者宜如何哉惟於壽耆之人無所遺矣則可以保天之命也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餘見文王文王曰老矣熊曰君若使臣捕虎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未也蓋非老成之人則不能深謀遠慮以輔成人主之德然年少未更事者於老成之人則狎侮之者多矣秦穆公賢君也其於蹇叔猶曰爾何知中壽爾

墓之木拱矣而況於他人乎故成王沖子嗣位尤不可以遺壽耆者謂其欲以稽考古人之德故也古人嘗以是而興者吾必因之嘗以是而敗者吾必改之然非老成之人多識前言往行則我雖欲稽於古人其道無由故考稽古人之德者必有壽者爲吾之股肱心膂而後可稽古人之德固爲善矣況能稽謀於天則其善又如何哉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人之所爲亦惟法天而禹湯以敬德之故而天迪從子保格保紹以不敬德之故而既墜厥命其善可法其惡可鑒稽古人之德者不可不知也然幼沖之人何自而知之此所以必有賴於壽耆者也稽古人之德固當以禹湯之遺範爲吾之楷則然禹湯之所以成其德者亦惟面稽天若故也治天下必欲無一不合於禹湯斯可也然又能無一不合於天則其德無以加矣成王武王長子也故又嗟歎曰王雖幼沖乃元子也其大能以至誠感于小民則於今爲美欲感於小民則王當不敢後用顧畏民嗇也先儒及王氏皆以民嗇爲儲言民有儲而不信者不可不省顧而畏慎之也其說不如蘇氏曰嗇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惟民之從違無常而有險之道則王者顧之而不三畏之而不忽所不

當後而用之也蓋無先於此者矣先於此則可以
誡于小民故也王之來此洛邑繼上帝之命而有
事於此天地之中者蓋以周公之言其建爲大邑
於此其使成王自是以配皇天也言王來紹上帝
則當是時成王在洛可知矣而說者以成王惟在
豐鎬未嘗來也其悞亦明矣君前臣名故召公稱
周公之言以爲旦曰也欒鍼藥書之子也在君之
前雖其父名亦稱之蓋以君臣之分不可以父子
之私而廢之也況於周召乎天與帝一也苟言及
覆燾高明之德者皆可指而稱之非有異義也故
書之所記蓋多有連稱天與帝者此但變文而已

益稷曰以昭事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洪範曰帝乃
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泰誓曰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康誥曰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此篇曰王來紹上帝又曰其自時配皇天
若此之類皆變文也紹上帝即配皇天也必欲從
而爲之說則鑿矣王氏曰帝天德而紹之者王王
人道也皇天道也惟道爲能建中惟建中爲能配
天道中天而宅之建中以配天道非特紹上帝而
已來紹上帝者王之建中之事也配皇天者皇之事也此
鑿說也漢郊祀志曰其神嘗以夜東方來若雄雉

其聲殷殷如野雞夜鳴顏師古曰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書之先言帝而後言天者顏師古所謂駁文也夫天下之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故宅中土則可以祀天地而神歆之矣蓋欲配皇天則於上下之祀不可不慎慎於祀天地神祇然後可以治民也故周公謂作大邑於此以舉祭祀之典而後能配皇天又當於此土中致其治也洛誥曰王肇稱殷禮又曰稱秩元祀又曰夙夜毖祀即毖祀于上下也作邑之事今王既有成命矣使召公相宅卜吉也則攻位而位成周公又達觀之而用書以命庶殷此王有成命也惟能於此治民則於今爲美矣召公之戒成王大意謂天命之無常桀以不敬厥德而墜禹之命紂以不敬厥德而墜湯之命欲成王體夫禹湯所以順天之道以祈天永命而已既而所言惟欲王之誠于小民又欲王之治民則皆以爲今休者蓋天之聰明雖無所不聞無所不見而其視聽則本於斯民民之所歸天未有不佑之也民之所棄天未有不禍之也成王之能誠于小民能治民則信爲美矣所謂敬德無大於此天豈容釋之哉苟爲不然誕慢矯詐以欺斯民般樂怠傲以困斯民則雖宅土中而祀于上下天命

豈私之哉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
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
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
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来
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
永命

成王之營洛邑而遷殷頑民者蓋以其更紂武庚
之亂其頑很無恥之心未能以遽革故使之密邇
王室以馴致於善然其遷之也豈能空遷水之西
移其舊民而使殷民雜居之哉蓋使周民與殷民雜
居故有殷治事之臣亦

有周治事之臣然殷之小大草竊姦宄驕淫矜夸靡所不爲而周人以文武美教善化漸漬之日久莫不歸於士君子之域其善惡相反不啻若薰蕕白黑之殊其勢不能以同居也自非上之人有以迪之其能使之和叶而爲一哉故召公既欲王誠于小民又欲王治民則遂告以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其於朝廷之教令如草之從風無事於服之也所當先者惟訓服殷家舊治事之臣除其暴虐而消其貪鄙使之親比介助我周家治事之臣和叶而爲一則可以誠于小民亦可以治民矣欲服殷御事無他節性而已

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殷之御事當成王之世天下之所謂善人也周之御事天下之所謂惡人也周之御事天下之所謂善人也雖有美惡之異然原夫殷御事所稟於天之性未喪之前與周之御事有以異哉惟上之人有以唱之遂陷溺其良心而不義之習遂與性成寖淫日久牢不可遏必有以節之而後可也節之者非強其所無也以其所固有之性還以治之去其不善而反之善也有以節之則臣民將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惟日其進於善也故曰惟日其邁董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惟日其邁正仲舒長日加益之譬也王氏曰當明政

刑以節之此不知道者之言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夫所貴乎后者因斯民有常性順以治之而已矣若明其政刑為可以節性豈所謂若有常性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欲節民之性惟王能敬德則殷之御事翕然而化矣故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王氏曰敬德者所以作所蘇氏曰作所者所作政事也此皆於所字強生義理其辭為費當從先儒之說謂其不可以不敬德王當敬作之也敬作猶言敬為即周官所謂作德也王既當敬德則不可不以夏殷為監也不可不以夏殷為監者以

夏殷之歷年脩短惟在敬德與不敬德故也其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孔子所謂周監于二代者其原蓋出於此有夏之服天命以王天下傳十有七王四百三十一年固多歷年也至桀嗣位而夏之天命於是而殄滅則其不延長矣此非我之所敢知也惟敬德則多歷年所桀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此則我知之矣故不可不監于有夏也有殷之受天命以王天下傳三十有八王六百二十九年固多歷年也至紂嗣位而殷之天命於是而殄絕則其不延長矣此非我之所敢知也惟敬德則多歷年所紂不敬厥德則早墜

厥命此則我知之矣故不可以不監于有殷也古人之於天命不以爲必有不以爲必無而每致於不可測知之域惟人事之修於昭昭赫赫之間者則未嘗不盡言之也故召公於夏殷之有歷年及不其延皆曰我不敢知者疑之辭也至於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鬼神與死夫子不之告也而告以事人知生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生則知死矣此正召公之意由是觀之夫子罕言命與不語怪神者非故匿而不言也不可以正言之也正言之則學

者舍人事而求天命鬼神於難知之際爲巫覡瞽史之事矣惟夏殷之受命其所以歷祚之長短不可得而知者惟其敬與不敬之異則今王繼此二代而受天命以王天下亦當思惟此二國長短之命以繼其功也繼其功則修人事不責天命不過敬德而已夏以敬德而有歷年殷亦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效也成王既嗣其命其可不嗣其功哉王惟敬德乃可以享天休命緜緜而不絶況今周公既營洛邑乃歸政於成王正成王初聽政以有事於萬幾之務一號令之所發一賞罰之所施天下之民將拭目而視傾耳而聽實治亂安危之

所自始故高宗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誠以聽政之初不可不慎也故召公謂王政之隆替蓋萌於初服之日若人之生子其善惡之習無不在於初生之日也習之善則爲善人習之惡則爲惡人矣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古之人其所以薰陶美質而優入於聖域者惟其豫提之日教之有素也若孟母之擇鄰曾子之殺豚以食其子是矣苟初生之日習於善則是自貽哲命也蓋天以正性而命於人初無上智下愚之別其所以爲上智下愚者於已取之而已矣故曰自貽哲命言人之秉哲者雖命於天

而其所以能哲者乃自遺之也孟子曰自棄者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不足與有爲也惟下愚者自暴自棄則哲者豈非自貽乎然則王之於初服其治亂安危無非自取之也可不慎哉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者言天之於人或命之哲或命之以吉與凶或命之以歷年此三者豈人之所能爲哉天實命之也然天命之以哲而不能使之必哲能命之以歷年而不能使之必歷年其所以哲所以吉所以凶所以歷年之長者非天也人也其所以不哲不因人非天不成天始之而人終之也今天知我

王初有事於萬幾而居新邑洛其命之哲與不哲吉與凶歷年與不歷年蓋決於此日則王之敬德其可緩哉正當惟此德之用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以祈于天而永其命也祈非祈禱之祈也敬德者所以祈之也蓋敬德以祈之其諸異乎人之祈之與此所謂祈正與詩言自求多福之求同旱墜厥命者非天實促之也在我者過而絕之也祈天永命者非天實延之也在我者引而伸之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之謂也王既惟德之用則推之以治天下國家豈以刑罰而繩斯民哉故王不當以此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殄戮

以治其民如殷俗之靡其淫用非彝也爲日久矣然不教而殺之是果於殺戮也豈可以又民乎當武庚之既滅而殷之遺民有留居於衛者有遷於成周者然其染紂之化皆未之革必有以教之而後可故成王之告康叔既謂不可以其民亂非彝而速用刑罰不可以其湎于酒而庸殺召公之告成王又謂不可以淫用非彝而敢殄戮此皆忠厚之心也非縱釋有罪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也王氏曰不敢慢小民而淫用非彝亦當敢於殄戮有罪以又民也凡書之告戒以不殺之言者王氏皆以爲使之殺也蘇氏破其說矣正猶治獄之吏

持心近厚者惟求所以生之持心近薄者惟求所以殺之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先儒及王氏皆以若訓順惟蘇氏曰民之有過罪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用於天下而王亦顯矣此說得之蓋民之於德不能自有功也必在上之人有以倡之而後小民效之則民皆有功矣民之有功獨非王之功乎故王顯也惟王之顯在於小民故當君臣之間盡其憂勤其言曰我周之受天命大於有夏歷年之長用勿廢有殷歷年之長夏殷歷年以能化小民之故欲王以此小民而祈天永命也蓋王惟德之用雖可以祈天永命然使小民尚淫用非彝而不足其上則天或絕之矣故必王敬厥德於上而小民儀刑於下上下好德如一則天豈用釋之哉孟子曰民爲貴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故祈天永命必在於小民也雠民殷之頑民也殷爲雠民則友民者周民也雠民謂之百君子者君子之稱不一而足有德之稱君子和而不同之類是也有位之稱君子學道則愛人之類是也有凡人皆稱之者今之君子過則順之之類是也故此雠民而謂之君子正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周民涵濡累世之仁政同心同德以輔成

文武之基業有大勳勞於王室而殷之餘民新從
武庚三叔之亂舊染汙俗於我周家不無嫌貳使
成王之心置親疎輕重於其間則亂之所由起也
張子房曰所封皆平生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此
屬恐見疑及誅故聚而謀反耳召公之心慮此故
欲成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又拜手
稽首而言曰我雖小臣敢以殷民及周民安受王
之威命與明德而奉行之則王終有成命而顯於
天下也蓋謂王能一視殷周之民無有或讎或友
之間則周之社稷其萬年永保矣我非敢以此爲
勤也惟敬奉其幣帛用供於王欲王之能祈天命

而已此太保召公愛君之心也詳考此篇其大意
在於祈天永命而其所以祈天永命者敬德而已
蓋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修其在人者而在天者
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穫也苟其德之不建而
晏然自以爲天命之在我此則紂之謂已有天命
也其亡不旋踵矣魯哀公問孔子曰國家存亡信
有天命惟非人也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
災地妖不能加也唐德宗謂自古興衰皆有天命
今之厄運恐不在人陸贄曰天所視聽皆因於人
非人事之外自有天命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
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大抵臨亂之君

莫不自以爲有天命今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事乎故召公於成王之初服即以此告之賢者之愛君必止亂於未形而閑邪於未然若其已然而後救之則衆人之所皆能也何賴於賢乎成王之成厥德蓋有自來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